



10713

東坡集卷之七

經義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言不効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一

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昧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爲處可否之閒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臯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臯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書云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爲可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慝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繁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興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效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爲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爲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狂聖之所由入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之復辟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爲知又烏能及遠哉探夜光於滄海者不爲鯢桓而罔羅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畧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又告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爲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疎求國不危不可得也凡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況不利乎苟出於德失猶

君子也況不失乎由此觀之聰不主於德者非聰也

東坡集卷七

雜議

四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爲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爲內以變爲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二者疑者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已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爲夾谷之會曰孔邱儒者也可切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一於能一之日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原之於中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臯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

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果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星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因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邵吉不問門傷此所爲至

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
者也治亂之効亦可以槩見矣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七

作周恭先作周季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敦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且以多才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季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荅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焉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后世先也不亦宜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勢不可謂無是理也
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
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人之能爲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
衆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易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
以稽天東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
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
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矢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
然卒於爲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
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
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九

庶言同則釋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虞之爲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
之所在也必得我師言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
有爲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
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直者必遂僞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
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百釋古者謂紬繹紬繹者
必求其端究其所終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說命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
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
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詆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
亦敏祗謝之古之君子其異同也如此同而不釋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筵矣至周而醯醢之屬百二十甕椽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

東坡集卷七

經義

十一

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矣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
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
澣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
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
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
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
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污則與之偕降夫政
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
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
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爲遲速也而後世之盛
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
易之患可勝言哉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地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人者其効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狎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糟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僞見矣古人有言曰鈕麈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徼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不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歛爲主高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瞻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踰廟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其養勞費其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

東坡集卷七

經義

夫

已而問物惡其不情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已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隕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

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墮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始學道而問曰不情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也情

東坡叢書卷七

經義

七

廣成子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吾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閉居三月而復往見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寶藏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窈冥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之狀

以入于精秘之淵未有不得夫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挫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無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聽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挫汝精則無欲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于道若是數數歎曰穀之不爲稗在種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東坡集卷七

經義

六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練變化堅氣而凝骨也蓋必有方矣然皆不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宮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生之害

又以至陰至陽堅處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
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恒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亓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
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
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東坡集卷七

經義

十九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見土

皇者其精王者其神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

南榮趨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我皆喪夫挾

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

我者刀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

言不可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
矣方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雖異吾不知縉之
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也歟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人之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邱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其德而言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

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

得不狂惑而喪志哉

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

世知天下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長

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

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

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

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益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李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逼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邱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邱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邱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蔡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邱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子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始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邱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脩曰侵
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駢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
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
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
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
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工而無分民
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民駢牛馬哉桓公侵蔡
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鄆取一人謂之夏州春
秋畧而不書以謂駢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
侵也晉侯取汝陽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
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天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得郊祀之禮而僭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

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
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五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七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邱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邱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邱出之也夫四邱而後爲甸魯雖重歛安至於四邱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云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東坡集卷七

經義

天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
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
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
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
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
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遂
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
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
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
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
以誅邳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於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脩卽位之禮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於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以卽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固當絕定公不得繼

體奉正故諱爲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
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
知其妄矣謹對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斂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
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
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
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
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
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
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
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解一篇

易解 十八變而成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己亥

東坡集卷七

經義

三

始於復垢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亨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彖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

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
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
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
一行之學也

10713

東坡集卷七

經義

言

